

鸟·树·人

张锋

鸟是树上的花朵,这是鸟与树关系的诗意表现;树是人的财富,这是树与人关系的实用表述;人是树与鸟的朋友,这是鸟、树、人关系的智慧表述。

300多年前,世界上还有一种叫“渡渡”的鸟,在葡萄牙语里,“渡渡”就是“笨笨”之意。这种鸟既不会飞,又跑不快,但它的肉却鲜美可口,这似乎早就决定了它必然绝种的命运。在人们闻风而动,接踵而至的猎捕下,渡渡鸟被一盘盘端上餐桌,终于在1681年的一个清晨,随着一声枪响,地球上最后一只渡渡鸟倒在树下。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,至今还收藏着当时被一位先生没有啃掉的那只残存的鸟头。但他不会知道,300年后,这个叫作罗德里斯格岛上

原来遍布全岛、可以长到30米高的森林之王——卡尔瓦利亚树只剩下13棵。因为这种树自渡渡鸟的灭绝后就不再有了种子发芽。直到1981年,一位美国生态学家坦普尔的到来,才解开这一难解之谜,原来渡渡鸟与卡尔瓦利亚树之间有着神秘的因果关系。这一树种子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外壳,种子发芽时自己无法冲破,必须被渡渡鸟吃下去,再排出体外,才能发芽生长。有了这一发现后,坦普尔选择与渡渡鸟习性相似的火鸡饿了一周后,强迫它吃下这一树种,再将它排出体外,然后小心地种下,终于等到它顺利地发芽。

从此,“逝者如渡渡”成了西方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,人

用用它来比喻失去了一切将不再回来。

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上面这则故事,带给我的既有震惊,更有启迪。鸟类专家告诉我,这300多年过去,已经灭绝了数百种鸟类,它们的命运大多比渡渡鸟还惨,不仅一去不复返,而且连一片羽毛都没有留下。

鸟与树,树与人,鸟与人,看来除了互利用之外,更重要的是相互依存。在这一组关系中,作为处于高端的人类,是该清醒的时候了。最起码要坚持一种常识:人类根本离不开生物多样性而生存。

道理或许很简单,作为生态链的任何一个环节,不管是高端,还是低端,只能是“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”。

燕子剪春风

江正

燕子来了,剪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。它一身素简,黑色的燕尾服,白色的领结,握着把黑色的小剪刀,似一个轻车熟路的老裁缝,上下翻飞,左右开剪,剪跑了寒,剪回了暖。

燕子初来语更新,长短高低不同的音符似清晨的露水自空中滴落,似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燕子绕树三圈,像是在行见面礼,之后一个俯冲如箭一样,绕过院子里的鸡窝,飞进了堂屋。

梁上的旧巢还在,上面落满了时间的尘,落满了春日的阳光,也落满了奶奶慈祥的目光。年前,父亲举着笤帚扫房子的时候,奶奶还在一旁叮叮咛咛嘱咐:“小心,千万别捅着燕子窝”。

燕子是吉祥鸟。“燕子来家做个窝,喜事多又多”,因此它们深受乡人钟爱。燕子是恋旧的鸟,每到冬季天寒地冻,没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,它们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走。待到第二年气温回升,它们像是不忘故乡的游子,不管远隔千山万水,都会执着地飞回到自己的巢中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一些美好的事物难免消逝,但在消逝的同时,仍有美好的事物再现。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虚无,春暖燕归,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雪后便是春

沈玉泰

冬日的寂静里,有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,有风更潇洒,覆盖了过往的足迹,白茫茫的一片。

寒风在耳边低吟,世界变得白而纯净,在这无尽的寒冷中,想寻找一丝温暖的让心灵得到慰藉。

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,仿佛一切都静止了,时间也在缓步。只有雪花的落下,轻柔无声,压得梅花低垂,梅叶摇曳。

雪在静静地编织着冬日的梦境,让麦苗甜甜地酣睡,树芽儿在迎接春的到来。

我走在雪后的路上,每一步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记。雪花在阳光下闪耀,温暖后便化作水滴,从树梢,从叶上,从屋檐边滴滴落下。那是冬日的泪水,还是春天的序曲?

远处的农庄,近处的树木都被雪轻轻地覆盖,也被阳光照着慢慢融化。它们静静地等待,等待春天的到来,那时冰雪消融,万物复苏。

我知道,雪后便是春,虽然现在仍是寒冷。生命在冬日的沉睡中努力积蓄力量在等待着,等待着春天的觉醒。

每一朵雪花都有它生命的轨迹,每一棵树木都有它绿色的梦想和希望。我们也是如此,在寒风中前行,在风雪中砥砺,坚信着雪后便是春天的绿色的满满的希望。

难忘的二十岁生日

涂可标

在我的记忆中,二十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那天,天刚蒙蒙亮,我还没起床,只见父亲轻轻手脚地来到我的床前,拍了拍熟睡中的我,将身体依偎在我的身旁,靠近耳边,慢声细语地对我说:“小儿子,还不起来,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”

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,便随口应付着父亲,我哪晓得什么日子呀?父亲见我睡眼惺忪,看上去脸上没有往日那种严肃,我的感觉也放松了许多,父亲高兴地说:“今天是冬月初四,是你二十岁生日,小孩子家连自己的生日时辰都记不清。今天爸爸告诉你,往后自己的生日都要记住,最好还要把父母亲还有兄弟的生日时辰都要记住。”

父亲一边说着,一边从衣袋里拿出早已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,仔细瞧来,这个礼物是一块“钟山手表”。在那个年代,这还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。听父亲说,当时这块表找熟人,花了三十块钱才买到的,如果不找人,自己去买的话,最少也要三十五块。可想而知,那个时候找个人,少了五块钱,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父亲那个时候工资一月也就是几十块钱,为了儿女,省吃俭用。

父亲起初是一名生产队长,由于工作认真负责,表现又好,还有自己的努力进取,慢慢地进入了大队领导班子,而且还当上了大队长,也就是现在的村主任。

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后又被公社抽调至农科站工作,正式成为一名渔业技术员,事业编制,刚开始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,刚好贴补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,还有一些另外费用开支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你大哥二十岁,我也买了块钟山手表给他,现在到你二十岁生日也是同样的礼物,以后等你的三弟四弟到二十岁的时候,我同样也要买手表作为他们的生日礼物,你们兄弟四个一样看待,做父母的不会偏心。”

生日当天,我的大姐、二姑、几个姨、二叔、老叔一家人、三叔家军在部队就没有回来,还有外公、外婆、舅舅、舅妈等十几位亲戚来到我家。两个姑姑给我买了一套运动服,一双运动鞋还有一个生日蛋糕。几个姨也不空手,一起买了布料和袜子。二叔、老叔听说我喜欢新闻写作,特地为我购买了《新闻写作指南》《新闻写作探源》两本书,我如获至宝,兴奋地捧着两位叔叔的肩膀。外公、外婆也带上糕粽、挂面,还为我买了一顶牛皮帽子。

见来了亲戚,父亲就拿了纸和笔,写上了一大串菜名,然后把便条交给了我,让我照着菜单去大队代锅点菜。按照父亲的吩咐,我叫上大哥和两个弟弟,兄弟四人一路小跑来到大队代锅点,买回了肉圆、猪膘、猪肉、百叶、茶干、豆芽等,家中还杀了一只老母鸡,加上土鸡蛋,大约有八九样菜。

菜购回家中,大家一起忙开了,弄菜烧菜各自分工,勤劳的二姑围上围裙,亲自下厨烧菜,二姑平时烧得一手好菜,今天在我的生日露上一手。其他人忙着抹桌子、摆凳子、摆碗筷、放酒杯,一阵忙碌后,准备工作全部就绪,二姑那边菜烧得也差不多了,一样一样地端上了桌。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两瓶早已准备好的洋河大曲、两瓶果橙,随后把准备好的鞭炮在家门口的场地上摆成八字形,父亲和老叔两个人,一个点炮,一个点鞭。随着一阵鞭炮声,生日宴席才算正式开始。父亲还让我点上生日蜡烛,我和大哥还有两个弟弟,兄弟四人一起唱着生日祝福歌,共同吹灭了生日蜡烛。随后,开始了生日晚宴,长辈们先后给我送上生日的祝福。

那年二十岁,热闹喜庆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,虽成过往,但在我心中一直难以忘却。



拉网小调 王万舜 摄

消失的废品堆

高亚

在地下车库,我的车位尾部有一个废品堆,纸盒、塑料瓶、玻璃瓶、破铁皮堆得像小山似的,停车时常撞上,车上不是沾上污渍,就是划上伤痕,心痛又头疼。

废品堆是一位80多岁老太太的,她瘦瘦的,黑黑的,驼着背,常年戴着黑色太阳帽,穿着黑布衣裤。她有个60多岁的傻儿子,整天嘴里念念有词。她还有一辆专门用来运送废品的电动小拖车,车前的挡风板凹陷开裂着,拖厢也塌陷不平,满是污渍,怎么看都像个废品。但老太太开起装满废品的电动车,就像第三版壹元人民币上女拖拉机手那么神气。

捡废品的老太太和我同住一幢楼,她是原地拆迁安置户。

老人成年累月,起早贪黑都在小区里捡废品。早上睡在床上就能听到她嘴里咿咿呀呀翻垃圾桶的声音,晚上朦胧的月光下,还隐约可见她埋头弯腰捡垃圾的身影。新冠疫情流行期间,垃圾桶里满是口罩和污染物,她口罩也不戴,若无其事地翻找着她需要的东西。我曾问她,你不怕被感染生病吗?她说,没法子,要生活呀,趁现在能跑能动,多挣点钱留给儿子。她还说,她也怕得病死在儿子前,她死了无所谓,就是儿子没人照应了,要是真那样的话,她死不瞑目。她满是忧愁和无奈地说着,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。她的神情和话语,让我感受到母爱的伟大,不由肃然起敬。

老人所捡的废品都堆放在我和临车的车尾一小块空间,每次去开车,不但不小心地越过废品堆,还要忍受难闻的气味,最担心的是怕抽烟人无意将烟头扔在废品上,引发安全事故。受影响的几辆车主约我一起去找物业,我也觉得有必要,答应有时间一起去。但冷静下来想想,如果将她的废品堆清走了,她还去捡废品吗?不捡废品她和儿子哪来生活费呢,如果还捡废品,她将废品

堆放在高楼的楼道里,一旦着火,那危害不是更大吗?想到此,我打消了到物业反映的想法。但还是有人将地的事反映到了小区物业那里,物业公司做老人工作没有效果,就组织一帮人强行清理。老人发疯似的护着废品,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不易,派出所来人做工作也无济于事,最后也就不了之。

为了能让她的废品不碰到我车子,本着和睦相处的意愿,我和她商议:你摆放废品时照顾我车子,我就将废报纸、旧书、纸箱等废品都给你。她高兴地答应着,露出了因抽烟而黑黄的牙齿。之后,她每次堆放废品时,人都站在我车后,像一堵墙一样挡着废品,小心翼翼地堆放着。我也说话算数,将看过的报纸、旧书等捆扎好送给她。一次,我提一个纸箱往她堆上去,一位也捡废品的妇女向我走来,我直接将纸箱放到老人的废品堆上,她瞪着疑惑的眼神问我,你是她亲戚吗?我和捡废品老太太站在我车后,像一堵墙一样挡着废品,小心翼翼地堆放着。我也说话算数,将看过的报纸、旧书等捆扎好送给她。一次,我提一个纸箱往她堆上去,一位也捡废品的妇女向我走来,我直接将纸箱放到老人的废品堆上,她瞪着疑惑的眼神问我,你是她亲戚吗?我和捡废品老太太站在我车后,像一堵墙一样挡着废品,小心翼翼地堆放着。

一天,我开车外出一个多星期才回来,停好车后,眼前一黑,发现车后场地空荡荡的,废品堆不见了。哎,奇了怪了,何方神圣有如此大的能力将废品堆清掉呢。难道是物业将老太太思想做通,废品堆挪位置了,还是老太太生病不能捡废品了呢?问了邻居才知道,老太太死了。我心痛地沉重起来。平时她精神杠杠的,怎么说就死了呢?再问,说是出车祸死的。她开车好多年了,车开起来神气活现的,难道是自己将车开翻了?她死了,那她傻儿子怎么办呀?带着一个疑问,我打破砂锅问到底,原来是开车去卖废品,和一辆轿车相撞而死,对方赔偿了60多万元。

唉,可怜的老太太,带着牵挂,带着不甘匆匆地走了。她不再捡废品,不再为儿子操心劳碌了。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儿子“挣”来最后一笔生活费,她能瞑目吗?

外婆长寿硬朗的秘诀

邱玲娜

外婆今年九十二岁,算得上是高龄老人了,然而,她不光耳聪目明,而且身体硬朗,走路如健步如飞。我一直疑惑,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的勤劳。外婆出身于贫苦的农家,家里兄弟姊妹多,没有文化的外婆十几岁就嫁给了同样贫苦的外公,靠磨豆腐艰难养大了两个舅舅和我妈妈。让我佩服的是,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、重男轻女的年代,外公外婆咬牙供我妈妈读到了高中毕业,且她们姐妹三人只有她一人读书。妈妈说初中时外公也让她辍学的,但是她哭着闹着要念书,外婆去学校打听妈妈的学习情况,得到老师说我妈肯定能考上后,便回家对外公说她自己多干点活,少吃点饭,砸锅卖铁也要省钱给姑娘念书。她希望我妈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,只是妈妈虽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射阳中学,但最终因为高考前的一场重感冒,离大学录取分数线仅差两分。幸运的是,妈妈在老师的引导下做了代课老师,又认识了出身医生家庭的爸爸,也算是依靠知识改变了命运。

印象里的外婆特别能干,一个人种了几十亩地和几个果园,还养了几十只鸡鸭,且料理得井井有条,基本不需要外公操心。两个舅舅虽然分家了,但三家人还住在一起,谁家忙不过来了,外婆就过去帮他们干活。直到现在九十多高龄了,她还能下地干农活,十里八村谁都称赞她身体好。外婆这辈人基本没生过病,去年“阳”了发高烧医生让吊水,她舍不得钱,自己吃了两天退烧药竟

也痊愈了。妈妈常羡慕地说外婆小腿肚上的肉比她还结实,看起来像三四十岁的人似的,这和地干农活、一直运动有很大的关系。

外婆长寿硬朗的秘诀还在于她的知足。她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,住的是跟她一样很老的低矮平房,从外面看是老式的木门,外墙脱落露出来的红灰砖以及从地底爬上墙壁的一层又一层的青苔,走进去不足三十平方米,几根木棍搭了块木板的简易床,一张很有年代感的四方餐桌,几张木板凳,一辆骑了许多年的老旧三轮车,还有现在很难见到的烧火灶台,这就是外婆老房子里的全部家当。吃的是粗茶淡饭,她很少去菜市场买菜,一亩八分地就足够自给自足了,吃不完甚至还挑到街上去卖。穿的呢,永远是已经起球的、很旧的衣服。然而她却很满足,总说自己吃得穿得好住得好。年初二我给她送年礼时,问她怎么不穿我买的羽绒服,她说那么好的衣服留着出门穿,自己身上穿得也挺好的,既没补丁,还一样暖和。问她中午吃啥,她说吃得还好边锅给我看,不过是青菜肉圆汤外加两个包子。我说爸妈都在我家,拉她跟我回去一起过年。她不肯,笑着说自己活这么大岁数,哪里没去过,什么好吃的没吃过。但是在我三十多年的认知里,除了亲戚家办事,她从未来过村子。除了妈妈和舅舅们送的,也从未见她买过零食。不过虽然吃得简单,外婆的胃口却很好,饭量也比常人要大,尤其于吃完饭后,一顿能吃一大碗碗菜饭。

这便是我的外婆和长寿硬朗的秘诀,金钱名利、玉盘珍馐、诗和远方她都没有,但她却用一生经历告诉我,身心健康、简单快乐才是生命的真谛!

春游故乡

倪胜祥

(一)
大棚片片覆银龙,
小麦青青沐春风。
一路芬芳蜂蝶舞,
嬉游四野醉闲翁。

(二)
中心河道步匆匆,
两岸春光亮眼瞳。
绿树红楼天设色,
甜桃脆李美无穷。

(三)
家乡春色似江南,
沐雨橙风处处融。
碧水青坡舒旷意,
振兴再展乐无穷。

牡丹魂

姜冲

有一段情,
那是洛阳桥边的相遇;
有一杯酒,
那是温暖滋润的时光
公子醉归灯下看,
美颜盛开是牡丹。
那是我魂牵梦萦的芳容,
我是你迎风飞舞的霓裳。

有一个人,
那是玉簪指点的模样;
有一句话,
那是三生石上的沧桑。
巫山细雨染彩笔,
欲写花叶两芬芳。
你是我前世添香的红袖,
我是你今生最美的收藏。

习诗乡间韵味长

钱娟

“多想问一问苍天/夏天的温度去了哪儿/轮回的岁月/经历过多少风吹雨打/唯有春光不负韶华。”这是我在前不久所作现代诗《冬雪》中的最后一节。诗句尽管说的是自然界里的雪,但若将其引申开来何尝描述的不是人生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由此可见,书籍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分量。然而,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少年时因家庭与经济原因,刚上小学三年级即辍学在家劳动,是哥哥、妹妹闲置在家中的《新华字典》《成语词典》,陪伴我度过那苦涩艰辛的年少岁月。从这两本工具书中,我学会了汉语拼音,认识了许多汉字,而且还渐渐熟悉和理解了不少词汇。

党的兴农富民政策让昔日贫困落后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富而思文,富而思乐。农闲雨日,心存感恩和不喜闲聊麻痺的我,便开始琢磨着写点东西,尤其是那充满艺术魅力的诗词。就这样,我从身边所熟悉的内容开始写起,可诗词种类较多,在如韵、平仄、对仗上各有各的规则与要求,刚开始总觉下笔千斤,写出的东西诗不像诗、词不像词。丈夫为解决我心中“苦恼”,特地帮我买回一台电脑,女儿则利用假期教我使用,让我在网上学习模仿人家的作品。如此,我也不时将自认为还可以的习作发上网去,请网上老师帮着修改推出。日积月累,几年过去,我就在网上发表了几百篇不同类别的诗与词,且还每年有几篇作品入选相关杂志或获奖。

乡间偏僻,难觅爱好诗词同道中人,得知县杂文学会是个文学社团便申请加入,从而使我有幸结识了一批县内外知名的文人“大咖”。特别是郭开国老师为我撰写的《耕耘在泥土芬芳的诗行里》,在多家报刊发表后,使我坚持诗词写作被人所知,更有不少人建议我将刊登的诗词作品出本集子。可我一个小学没读完的农家妇女出书,这是我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“你平时的诗词作品主要散见于网络平台和报刊上,出本专集能让大家集中看到……”郭开国老师也支持鼓励我出本诗集。因而,我把这件事情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,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由于不少网络平台关停,使得之前用过的作品再无踪迹,最终只能将能找出的作品收集到一起,按照鼓励政策,律诗对联、绝句、古词等几个板块进行分类,以《乡风韵长》为名成集。

感谢郭开国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,特地为《乡风韵长》作序,给这本集子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

